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  
第二卷 馬元美為兒求淑女 唐長姑聘妹配衰翁

一

造物安排開世界，怪怪奇奇，幻出人間算。莫道衰年無倚賴，白頭花燭人稱快。寡媳機謀人不解，以妹為姑。手段天來大。接續宗嗣延後代，合家歡樂勞拖帶。右調《蝶戀花》

從來人家盛衰興廢，在男子，不在女人。男子為人正直，又有才幹，雖一時落薄，其後振起家聲，光大門戶，亦是尋常之事。若女子，雖賢，不過孝順公婆，幫助丈夫，勤儉作家，親操井臼，不失婦道之常，便已夠了。設不幸丈夫早逝，下無子嗣，能謹守門戶，潔清自持，已為賢節之婦了。至若宗祀絕續，後代興廢，只好聽天由命。然此等議論專為尋常女子而設，若果有大才大識，明於經權常變之道，處常不見其異，處變始見其能，譬猶隆冬閉塞之候，生機將斷，而一陽復發，枯木可使重春，祖宗血食賴以延，後代子孫賴以興，乾出來的事，為夫家絕大功臣，豈不令人敬羨？

這一段話出自前朝萬曆年間，江南蘇州府吳江縣太湖邊魚浦地方。其人姓馬，名元美。世代積德，家私頗厚。居常一心行善，修橋補路，濟物利人之事，全不惜費。只是歷代單傳，宗族門房絕少。娶妻王氏，成親十餘載，並不坐胎。年近四十，始得一子，取名必昌，其後王氏再不生育，看來也只好單傳下去的了。幸喜必昌易長易大，相貌清秀，七歲上從先生讀書，館課絕不費力，讀至十五六歲，經書滿腹，落筆成文。元美大喜，謂兒子學業可望有成。

一日，夫婦閒話，王氏道：「兒子年已長大，再隔三四年，便可成親。須尋一好媳婦配他，方稱吾意。」元美說：「吾有此心久矣，特未告訴過你。有舊友唐有德，聞其長女聰明賢淑。四五年前，吾曾到他家中，此女尚在館中讀書，見其笑言不苟，貌甚端莊，今已長成，想更好了。年紀與必昌兒相等，兩家門戶也是相當，算來娶此女為配正好一對兒。但必須伊戚張景天為媒，庶幾成此良緣。」王氏聞之大喜，巴不得姻事即刻成就。

明日，元美絕早起身，即到張景天家拜望。景天方起梳洗，見元美，拱手道：「元兄，何事來得恁早？」元美笑道：「有事相求，專誠拜謁。」兩人坐定，元美即將求婚唐姓，欲懇為媒的意思一一說了，又道：「如蒙令親俯允，煩兄即請庚帖，下午來候好音。」景天道：「看來此事合親定然應允，弟當造府奉覆。」遂一拱而別。

是日，元美在家等候。方及下午，家人報說：「張相公來了。」元美趨出相迎，向景天道：「有勞，有勞。」景天說：「此事果係天緣湊合，舍親擇婿頗難，一說令郎，便欣然允諾，親寫庚帖，托弟送來。」即向袖中取出，雙手送上，說：「且收好，擇日定吉可也。但小弟為舍親代謙，倘嫁密不厚，莫怨媒人。」兩人大笑。景天即欲別去，元美堅留不放。王氏因為兒子姻事，知景天即來，預備酒餚相待，客人一坐，即遣小使搬出來，極是豐富。況彼此本係舊交，景天也不推辭，入座便飲。元美又喚兒子必昌出來相見，在旁陪飲，愈覺親熱。傳杯遞盞，直至起更後方散。元美遂擇日備禮，拜門定下。夫婦歡喜無限。

且說唐有德亦係世代讀書人家，為人忠厚，雖非大富，也算盈實之家。其妻張氏，即景天堂妹。張氏所生二女，長曰長姑，次曰幼姑，子名全義。長姑時年十七，聰明賢慧，說說話來就有大人見識。幼年識字讀書，便曉大義。十三歲始出學門，所以古今書籍皆能通曉。愛看史鑑，閒暇時每與父親講論，說古今成敗興亡之故一一推求，謂某代亂亡，其禍起於何人，其失在於何事。又自出一番議論，謂當此之時，應如何算計，便可轉危為安，轉禍為福。講到高興時，若恨不生當其時，為之籌畫。有德聞之，大笑道：「汝若生為男子，具此見識，異日到可乾些功業。可惜汝為女子，也沒處使用。且《詩經》上不說麼：『無非無儀，惟酒食是議。』汝何必替古人擔憂？」長姑道：「爹莫看輕女子。吾思女子之責，有時比男子更重哩！」有德說：「試說與我聽。」長姑道：「女子在家，唯叨父母教育。一旦出為人婦，則堂上安否，家人睽睦，皆由此婦妥當不妥當。妥當者，一堂和順，助夫成家，顯身揚名。不妥當者，弄得人家七顛八倒，致丈夫身敗名裂。女子之責豈不甚重？然此就其常言之。設或命犯孤鸞，丈夫蚤喪，親老子幼，內難外侮，一時並作，如徒束手閨中，坐視夫家危亡，不圖所以保存之道，則雖一死，不足塞責，人家何賴有此婦？譬如為人臣者，一旦國家多故，托以六尺之孤，寄以百里之命，能以一身保其萬全，方是為臣之道。今以巾幗女子而亦委以托孤萬全之事，重乎不重？難乎不難？豈非女子之責有時反重於男子？」其父深服其論。即幼姑聞之，亦以姊言為然。

他若工女針指，一見就會，一會就精，不必說了。又善於料事。有德嘗僱一工人，長姑一見便道：「此人貌非良善，不可收留。」後到別家做工，果盜了主人財物遁去。一日，鄰家失火，家家搬運物什。有德家中也倉皇失措，欲將箱籠等件搬往他處。長姑說：「不必搬動，吾家牆垣高厚，且居上風，無慮延及。黑夜間，倉忙搬運，恐反有失。」其後火熄，他家多所散夫，有德分毫無損。所以家中皆服長姑識見。長姑之言，一家無不聽從。有德有疑難事，也與長姑商量，嘗思覓一佳婿配他。語云：「娶婦易，擇婿難。」凡有求親者，不說真話。今景天為馬家求親，有德平日見必昌閉戶攻書，正有此意，又知馬家積善之家，元美亦正氣厚道，況景天為媒，自然不錯，所以一說便允了。允親之後，馬家即擇日送禮下定，越歲遂行大盤。未幾，必昌年十九，長姑年二十，訂在來春完姻。

忽一日，景天匆匆來向有德道：「今早令親家來說，令親母病重得緊，大勢不能好了，欲於日內娶令愛過門。恐一有不測，吉期又隔三年。況內裡無人照管家事，故再三托弟致意，妝奩一些不計較的。如蒙俯允，周全他家不小。」有德躊躇半晌，說：「此事還要商量，數日內恐來不及。」景天道：「吾且別去，候兄夫婦商量定了，明早來討回音。」遂拱手而別。未知有德允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二

紅絲一縷百年親，巾幗奇謀意更真。

煉石會將天罅補，媯皇端是大功臣。

話說有德因景天來說親母病危，數日內欲娶女兒過門，遂與妻子商量。張氏說：「向聞親母偶有小病，何以沉重至此？倘竟身故，內裡無人主持，所以急取我兒過門，算計卻也不差。只是妝奩物件，數日內焉能整備得來？」有德說：「他說妝奩不計，如今事情急迫，若嫁去時，只好隨身物件，其餘後日再補罷了。既係至親，彼此痛癢相關，允他的為是。」張氏亦以丈夫之言為然。

明日，景天來討回音，即一諾不辭。元美曉得，深感親家體諒。王氏病中巴不得媳婦即刻到門見面，聞知女家已允，心下稍安，便對丈夫道：「吾日來病勢愈重，恐不能久持，作速娶親為妙。」元美依言，遂草草擇了合巹日期。唐家亦忙忙打算嫁女。迎娶禮文，不必細說。

長姑自進門後，夫妻和順，固不必言。因婆婆臥病在牀，絕不作新婦樣子，早上起身，即往婆婆房中問安，檢點湯藥。王氏在病中，見新婦慇懃著肉，亦甚歡喜。必昌雖係新婚，日夜陪侍母親，不歸新房歇宿。長姑亦深服丈夫能盡孝道。只是病勢一重一日，不上滿月，王氏早嗚呼哀哉了。必昌哭泣盡禮。長姑痛念婆婆娶我為媳，侍奉未及一月，不能孝養，更哭個不了。元美見新婦如此哀痛，反來相勸。且見料理諸務，井井有條，性格又和平，特人接物，處處周到，妻子雖死，不憂無人當之，心下稍安。一到喪事畢後，即將銀錢賬目交代下來，飲食動用，悉托長姑管理，空下兒子功夫，令其認真讀書，以圖上進。

長姑自當家後，早起夜眠，克勤克儉，比婆婆在日更加精細周到，作事什停九妥，僕婦下人沒有一個不畏服的。服滿之後，生了一子，舉家歡喜。

元美自得孫後，存心愈加仁恕，濟鰥寡，扶孤獨。親友有急難事解囊資助，鄉黨之受其惠者甚多。媳賢子孝，上和和睦，正是一家無憂無慮，一日好一日的時候了。那知變生不測，樂極悲來。其年，元美已六十七歲。村中痘氣大行，病死者甚多。必昌亦染痘病，不數日身亡。其子方交三歲，亦相繼病殤。斯時，長姑方喪夫，又喪子，弄得全無主意，唯有呼天搶地，日夜悲號而已。元美遭此大變，如青天打一霹靂，驚得呆了，悲淚不止。有德夫婦恐女兒苦壞身子，時來勸慰，總難解其愁苦。若使馬家子姪眾多，就別房諸子中承祧一個，也好接續宗嗣。無如數代單傳，絕無宗族，即欲承繼一人，也無從覓處。人皆謂天絕好人，幾疑為善無益，每為元美不平。孰知天心佑善，更有一番奇奇怪怪作用，後來到底不爽。此意慢表。

且說元美見家中死喪相繼，終日悶坐，翁媳媳在家，楚囚相對。一年之後，有與元美相好者，勸其娶妾生子，以為宗祀計。元美道：「吾本有子有孫，一旦子亡孫死，是天命所該，應無後。況肯作妾者，大抵小家女子，嫁我垂暮之人，豈能相安？恐怕子不能生，反弄出許多醜態來，白白污辱門風，更不好了。此事斷斷不可。」又有勸其續娶者。元美道：「若要續娶，再婚之婦，自然不討，必聘人家閨女。吾年近七旬，而娶少女，一旦身死，又添一個少年寡婦，不是害了他一生麼？況或女性不良，吾死之後，任意胡行，以致家業耗盡，徒作話柄，則又何苦而為之？吾命該絕後，只好順天安分，度此餘年罷。」

長姑聞之，思量公公所說也卻有理，然馬氏累世積善，難道宗祧滅絕，竟做若敖無祀之鬼不成？只有勸得公公續娶，後代之延還有一線可望。「吾思老年生子，亦是常事。況公公年齒雖高，看他精神尚好，何以見得不能生育？」

一日，呼小婢吩咐道：「今晚老相公宿處莫將溺器送進，取一灰畚箕放在牀前。如老相公問起時，只說溺器失手打碎，今晚買不及，如夜來小便，即溺在灰畚箕中便了。你明日早上取畚箕與吾看。」小婢不解何意，到夜，果依長姑所言安放。元美問起，也如長姑所言對答。元美待下本寬，並不責備一語。

明日清早，小婢果取灰畚箕與長姑看。長姑見公公所溺之處，灰跡甚深，並不散亂，因思：「公公先天尚足，定能生子，可以續娶的了。」但又思：「續娶婆婆，必得性格溫柔，婆媳間方能一心一意，合得日子來。倘如公公所言，果娶一個不好的，情性乖張，作事顛倒，平日搖唇鼓舌，欺老嚇小，弄得家中時刻不寧，不唯生兒無望，公公老年人如何受得這般氣苦？是無益而有害，我反是一個罪人了。若但據媒人之言，說好說歹，總未可信，要得一耳聞目見，果然好的，方可放心。」思來想去，不止一日。忽然拍手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吾家妹子幼姑，為人謹慎，性氣和平。平日吾說的話，百依百順。娶得他來做吾婆婆，既得生子傳代，又與吾同心合意，方是萬全無失。但恐老少不對，爹娘不聽。」躊躇一晌，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，不怕爹娘不依。且待明日回去面求便了。」但未識長姑回去若何說法，有德夫婦聽與不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三

棋分黑白定高低，絕處逢生始出奇。

八十老翁延似續，當先一著少人知。

話說長姑思聘妹子為姑，一夜不曾合眼。絕早起來梳洗，即喚轎夫伺候，一身素服，外面單件色衣，走向堂前告稟公公道：「媳婦今日回家探望父母，去去便歸。公公萬勿他出。」說罷，即乘轎而去。元美見媳婦匆匆而去，只疑家中有事，也不去問他。但叫吾在家等著他，畢竟回來有什麼話說了。」按下元美一邊。

且說長姑轎子一到自己門首，便有人進去通報。有德夫婦聞女兒歸家，迎出廳來。幼姑見小弟聞大姊歸來，也跟隨出來迎接。有德見女兒衣服外面單件色衣，便想道：「他是最講究道理的，今日為何改起妝束來？」正欲開口，只見女兒一到堂前，雙膝跪倒，兩淚交頤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馬氏後代絕矣！女兒異日必作無祀之鬼，水無出頭日子！望爹娘救我一救！」有德見此光景，大為驚駭，自忖：「女兒素守閨訓，今來求救於我，難道不能守寡，意欲改嫁，欲求父母作主不成？」因道：「汝且起來，坐了細說。」長姑總不肯起，但道：「女兒有一句話，爹娘如肯聽吾，則女兒便可得生。如不依吾，今日即死於爹娘之前。」

有德愈疑。家人在旁聽者，也疑到長姑這一句說不明白的話，自然思量嫁人了，惟恐父母不依，故此以死相嚇。有德慢慢的道：「汝素知道理，所以吾平日最聽汝言。今日汝所欲言，一定合理，吾何為不依？」長姑說：「女兒為馬家媳婦，自應為馬家出力。因念馬氏世代積德，公公一生仁厚，吾丈夫為人，讀書好學，存心厚道，不應無後。即女兒賦命多蹇，亦自信無他，何至受此慘報？今承繼無人，遂至宗斬祀絕！」長姑說到此處，淚如泉湧，伏地悲哀，哽咽不能成聲。旁人俱掩面啼噓。有德夫婦亦淚流不止，因問：「汝意云何？」長姑說：「就女兒看來，公公年雖高大，精神尚健，相亦多壽，娶得一位婆婆，尚能生子，則馬氏可以有後，女兒終身亦有結局了。」有德時便以手來扶著女兒，帶笑說道：「此卻容易。只要汝家公公肯娶，天下豈少女子？汝不過求我為媒的意思，我當出力尋訪，擇一好對頭與你公公作配便了，何必如此光景？」長姑說：「尋訪的話，到也不必爹娘費心，女兒以看中一人在此了。」有德問是何人。長姑說：「兒看中的就是吾家妹子，可以為吾婆婆。」有德大駭，搖頭道：「這卻教我難依。」長姑見父不允，隨向袖中取出利刃，大哭道：「兒命畢於今日矣！」右手持刃，左手按頸，便作欲刎勢。有德夫婦大驚，向前劈手奪住，道：「兒勿著急，有話從長計較！」長姑把利刃收起，有德從容告說道：「汝妹姻事，自然父母作主。但汝翁年近七旬，汝妹年才十九，老少相懸，要問汝妹願與不願。倘其不願，強為主婚，使他終身抱恨，豈非父母害他？於心何忍？」長姑說：「爹言極是。但女兒去問妹子，妹子允了，爹娘有更變否？」有德夫婦驚心方定，況揣度幼姑必定不肯，因說：「汝妹若允，我爹娘斷無不允之理。」長姑磕頭謝了，立起身來往內便走。

要知幼姑初時原在堂中，聽見長姑看看說到自己身上來，便避進房中去了，及長姑同父母進來，便揣知父母推我不允，長姑親來求告的意思了。長姑一見妹子，叩欲跪下。幼姑以手扶定，道：「姊不必跪。姊之意，吾已盡知，竟從姊命便了。」長姑道：「然則妹無悔乎？」幼姑搖頭道：「無悔。」遂轉身向父母道：「妹已應允，乞爹爹寫庚貼付兒，以便回去報喜。」有德只道幼姑不允，便好推托。今見幼姑全無難色，一諾不辭，心中好生不然。然已有言在先，無可推卻，只得寫了幼姑庚貼，置於幾上。長姑兩手捧定，跪下道：「馬氏絕亡，全賴吾家救拔。」拜了四拜，遂起身道：「兒去矣。」頭也不回，乘轎而返。

看官請想，幼姑一閨中少女，豈無少年子弟對他，何以情願嫁此老兒？因素知長姑識見過人，做事不差，此舉決不相誤。又姊妹情重，今若嫁去，無論其他，即姊妹聚首，亦一生願足，故慨然應允。有德夫婦始悟女兒今日外單色衣為求親故也。

話說元美自媳婦去後，靜坐書房。午後，忽報媳婦已歸，方欲出來，見媳婦已至面前，叫一聲「公公」，便痛哭跪下，哀哀不已。元美驚問何故。長姑道：「有一事稟知公公，能聽吾言，媳婦便有活理；如不聽吾言，此處即吾死地。但求公公聽從為便。」元美愕然，一時答應不出。

看官！要看有德是親生父母，初時尚疑長姑欲圖改嫁，作此伎倆。元美見此光景，能無疑及到此？「且孝服未除，忽穿色衣，忽忽歸去，與父母商量，恐我不從，所以回來求我。」元美疑想到此，一陣心酸，更流下淚來。長姑見公公呆立流淚，便說：「媳無他言，吾聞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公公何以置之不聞？」元美方拭淚道：「我豈不知？但我家無後，定是天意使然，非人力所可挽回。」長姑道：「公公若肯娶一婆婆，生下小叔，便可挽回了。」

斯時，元美方知媳婦為此起見，歎口氣道：「吾年將就木，何苦害人家兒女？」長姑說：「媳婦今日回去，已為公公擅專定一頭親事，故特來告罪。」元美驚問：「所定何家？」長姑道：「即吾妹幼姑，溫柔淑德，堪與公公作配，已經訂定，現有庚貼在此。」元美這一驚不小，毅然作色道：「媳婦錯了，吾與汝父誼若兄弟，伊女猶吾女，無論汝妹年輕，不應嫁吾垂白之人。且天下焉有姊為媳，而妹反作姑之理？此事若成，被人談笑不小，救吾何顏見人？」長姑見公公說得侃侃鑿鑿，全無一些通融之意，便將庚貼放在桌上，道：「公公可去送還，媳婦今日拜別公公了。」一面拜，一面取出利刃，便向頸上要刺。嚇得元美倉皇無措，又刃

在媳婦手中，不便相奪，百忙間，連聲道：「吾依，吾依！」長姑聽說依了，便道：「公公既允，媳婦竟整備行聘迎娶的事了。」遂起身進內。

元美一時著急，信口應允，孰知媳婦執此一言為準，因想：「此事若何發付？」弄得進退兩難，一夜不曾睡。天明起身，只見媳婦忙碌碌請陰陽家檢日，整備行聘物件。家人你傳我說，鄰里親友無不知道，盡笑說道：「老壽星要做新女婿了！」元美怕人談笑，到行聘日期，只得避往他處，做一見不聞。長姑知公公怕羞避出，亦不遣人去尋他。行聘過了，收拾新房，重新置辦牀帳被褥，舊時有的一些不用，總取吉利的意思，手忙腳亂，獨自料理，絕不同公公商量一句。

元美見事已成就，勢難中止，到迎娶時，再不好避開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打扮新郎與幼姑拜堂合巹，進房同宿。明日，合家見禮，長姑盡子婦之禮，在下四雙八拜。幼姑公然上受，絕不遜避。此卻是幼姑能達大體處。及房中相見，則敘姊妹之情。從此夫婦和順，幼姑絕無嫌老意思：姑媳相得，自不待言。來年即生一子。長姑大喜，僱了乳母，領歸自己房中撫養。三年中連生三子。不唯已美感激媳婦如重生父母，即有德夫婦亦信女兒所見不差。聞者傳為美談。

數年間，姊妹協力作家，元美憂游過口，家道益發興旺。其後三子俱讀書進學，長者中崇禎朝進士。元美壽至九十有五，與幼姑做了二十六年夫妻，方才去世。長姑、幼姑俱享高年。有孫十人，俱親見成立。其後子孫繁盛。至今馬氏族姓三百餘口，皆虧長姑一人旋轉之力，豈非馬氏絕大功臣？然此亦元美為人忠厚，平生好善，上世積德，故當宗祀將絕之際，天生大奇女子為之媳婦，識權達變，見得明，信得透，將人所不敢為、不能為的難事，辦得易若反掌，而極衰門戶變為極盛家聲。《易經》上云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，此一驗也。

觀此書者，當思人苟行善，無不可回之天意，毋徒詫為奇事已也。後人有四言贊曰：

種麻得麻，種豆得豆。

積德累功，居心渾厚。

子孫綿延，富貴且壽。